

一河两岸人

——湾仔纪实

王予 林洋◎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一河两岸人

——湾仔纪实

王予 林洋 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河两岸人/王予 林洋著.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7. 12
ISBN 7-81029-691-4

I. 一…

II. ①王… ②林…

III. 地区总传

IV. K820.8

出版发行: 暨南大学出版社

经 销: 广东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暨南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 本: 850×1168 1/32 印张: 7 字数: 450 千

版 次: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册

定 价: 18.00 元

题记：

一条河，把湾仔与澳门隔开了，也把湾仔与澳门连通着。

两岸住的同是中国人——湾仔人。澳门人。

四百余年的邪怪历史，把两岸人家分成了两个世界。

一岸是举世闻名的大城、商埠；一岸则是久居贫位的小乡小镇。

改革开放十数春秋，迎得世纪性的港澳回归潮来，这里成了“一河两岸”临界地，“一国两制”交汇点。早已走出贫困的湾仔人筑造出了中华史上的凯旋门。流入南中国海湾的一河两岸人家，自也历尽过祸福悲喜，世事沧桑。本书旨在窥其一斑，状绘小乡、小镇的大迹足音……

作 者

序

冼 文

一条濠江截分了两个世界：那边是葡萄牙占据了四百余年的中国领土澳门，这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珠海经济特区的湾仔。

湾仔，改革开放前是个名不见经传的边陲小镇，“一国两制交汇点”的独特政治社会环境，使湾仔人民在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国策驱动下，于十余年的艰苦奋斗中创造出了经济繁荣、社会发展的奇迹。小乡小镇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巨大变化。

湾仔的独特历史、环境和令人瞩目的现实，一直引动着一位诗人、作家的极大关注和兴趣，他就是原

军旅作家，现落户珠海的国家一级编剧王子先生。从1962年至1996年的35年间，他怀着真情、眷恋和希冀，三度造访。在第三次访问湾仔时，王子和另一位学者林洋教授跑遍湾仔的山山水水，下到公司工厂、渔村农户，与经理厂长、渔民花农、离退休干部以及各阶层人士促膝谈心，请多位现职和原任职湾仔的党政企领导详谈以往工作经历和镇上发生过的大事，还专门过澳门体验花农卖花的情景。在深入生活、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之后，他们通力合作，用了近一年的时间，才完成这部14万字的报告文学——《一河两岸人》。这是一部具有独特感受、独到见解的纪实性著作，没有对湾仔的炽热情感，没有作艰苦深入调查的毅力，没有勤于思考勇于探索的行动，就不可能写就。它充分体现了两位作者的敬业精神和高度社会责任感。

本书是作家和教授合作的产物，因而通篇既体现了作家的敏锐的时代感，又体现了教授的深刻的思辨性。是一部既有抒情又有叙事，既有描述又有议论的佳作。文章体裁亦属别具一格的创新。

湾仔，山青水秀，人杰地灵，我也深受其惠。我中学毕业即来这里渔村插队落户，以后又在不同岗位担任不同领导职务，因而对书中所描述的一切倍感亲切。我和作者一样，对湾仔怀有深深的眷怀之情，正如作者在开篇所说，“这里，濠江与南海相连，绿水与

青山相抱，花香与鱼香交融，古朴的民风与超前的意识相互融透，造就了一个风光独秀的小海湾，也造就了一代独领风骚的湾仔人”。

由于湾仔与澳门隔河相望，相互依存，长期维系着商贸往来，从而形成得天独厚的地缘和人文环境。使它逐渐走出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构成独具特色的经济格局：即城乡一体，农渔并举，小进小出，互补互利。作者对此进行了高度概括和精辟论述，并命名为小海湾经济。

这种小海湾经济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很大的灵活性。即使遭遇全国性的经济困难，它也能保障湾仔人民的生存；在改革开放之初，它又推动湾仔迅速摆脱贫困，进而跃登全国第一批亿元乡镇的榜首。小海湾经济是湾仔人民的创举，是特区经济的雏形，并为迎接澳门回归、推行“一国两制”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河两岸人》一书的写作，为实践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提供了许多总括性意见和思考，因此始终受到中国市长协会广州培训中心的关注和支持。接着全国市长培训中心、中国合作经济报、广东社会科学院等理论部门领导又决定在珠海市举行“21世纪城乡一体化战略研讨会”。并决定将此书列入研讨会议的主题书目之一。这是珠海的荣耀，它必将有力地推动我市乡镇城市化、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从而使我市城镇以各具特色的现代化的崭新形象跨入21世纪。我

们以无比喜悦的心情祝贺本书的及时出版，祝贺此会的胜利召开！

再过两年，即公元1999年，我们将迎来又一个喜庆的日子：澳门回归祖国的怀抱。到了那一天，濠江两岸人民将与全国人民一道，共迎回归，欢庆团圆，同织明天的绚丽。这一美好的使命，使湾仔与珠海市同时面临新的挑战，面对新的发展课题。

《一河两岸人》是王子创作澳门回归题材作品的序曲，也是湾仔人民、珠海人民对澳门回归的一份献礼。它容括了我们共同的思索，展现了群众的共同心愿。愿我们在实施“一国两制”的伟大创意实践中，取得更多更好的经验。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十日

* 本文作者冼文曾任湾仔镇党委副书记、珠海格力工业集团董事长，现为珠海市常务副市长。

目 录

序 洗文

序篇：三访湾仔 (1)

上篇：

一、双龙环抱的葫芦岛 (24)

二、相依为命的两岸人 (29)

三、血泪斑斑的十字门 (33)

四、曲曲弯弯的海湾路 (46)

中篇：

一、清清银坑水 (75)

二、灿灿湾仔花 (90)

三、飘飘打渔船 (112)

四、蒸蒸工业化 (129)

下篇：

一、湾仔与明天对话 (181)

二、给自己一张问卷 (185)

三、还世界一个真实 (192)

四、给明天一个答案 (211)

结束语

序 篇

三 访 湾 仔

湾仔，这个与澳门隔河相望、相互依存的边陲小镇，素以独具的魅力吸引着人们。这里，濠江与南海相连，青山与绿水相抱，花香与鱼香交融，古朴的民风与超前的意识相互融透，造就了一个风光独秀的小海湾，也造就了一代独领风骚的湾仔人。

于是，一连串的桂冠落在这个不足一万人口的海湾小镇头上。1984年国务院批准湾仔港为对外开放口岸；1991年湾仔镇被列为广东省第一个综合发展示范点；1992年在《人民日报》公布的全国两千多个亿元乡镇中湾仔名列榜首；紧接着，国务院文化部又把湾仔定为国家级的文化镇，中共珠海市委把湾仔评为珠海市的文明镇……。

奇特的历史，辉煌的现实，激发了我前去探访的强烈欲望。

(一)

第一次探访是在 1962 年。那时我国刚刚经历大跃进和三年经济困难，天灾人祸已把我们锦绣山河折腾得精疲力竭，百孔千疮。那末这个刚从重创中复苏的边陲小镇情况又是如何呢？

在一个阴沉的冬日下午，我从拱北出发，在两个巡逻兵和军犬的护送下，沿着只供边防军巡逻的小路，经过一个又一个戒备森严的哨所，到达湾仔已是黄昏了。暮色苍茫中，看不清小镇的面貌，也未及与当地领导了解一下小镇的情况。因为第二天我还要搭船去小横琴岛，所以晚饭后只与驻军连长谈了一会儿，他便安顿我在连部歇息了。

我的床铺紧挨着临河的窗口，河对岸就是资本主义世界澳门。望洋山上的探照灯直扫我方沿岸，满城灯火映红了半边天，船上的桅灯倒映在河里，如金蛇狂舞。时值一艘从香港开来的娱乐船正泊在河中间的航道上，仿如一座水上宫殿，彩色的灯串勾勒出它豪华奢侈的轮廓。一阵阵浪声浪气的歌声飘过濠江，一道道闪烁的霓虹灯彩伴着一幢幢狂舞的人影，打在我的蚊帐上，搅得我心烦意乱，难以入睡。这种景象，对于一个洁身自守的革命军人，对于我们仍被饥寒的阴影笼罩的人民共和国，简直是一种示威，一种挑衅。

我烦躁难耐，翻身下床，走到面临小镇一侧的露台上，本想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以排解满腹的愤懑，谁知这边的景象更令人心寒。才九点多钟，湾仔已在沉沉的夜幕中入睡，听不见一丝声响，看不见一点灯火。我纳闷湾仔人为什么睡得那么早？但一转念，也不难理解，苦战、夜战了几年，现在正是休养生息的时候；加之饥荒刚过，早点钻进被窝，也好把难耐的饥寒早点埋入梦乡，哪有精力再点灯熬油去轻歌曼舞呵！

正当我为湾仔之夜出奇的静寂找到可以理解的理由，突然从小镇四周腾起一连串信号弹。那一道道划破夜空的曳光，一声声拔地而起的呼啸声，把我方才想到的理由连同湾仔的静寂全都粉碎了。随即，楼下响起紧急集合的哨音，早已整装待发的战士，伴着一阵急促的跑步声向四处奔去……。

过了一个紧张不眠之夜，第二天一早，我看见在连部饭堂里贴墙密密麻麻地坐着一圈人，一个个惊魂未定，神情沮丧，还不时用眼瞟着门口看押他们的哨兵。我问哨兵他们是什么人，哨兵说：“是昨天晚上抓的偷渡犯。”

“他们为什么偷渡？”吃早饭时，我向连长提出了这个问题。

劳累了一夜的连长用筷子敲了敲他手里的饭碗，“还不是为了这个！”

这个敌情观念很强的连长，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却颇具人情味。

“对这些偷渡犯，很难称他们是‘犯’，也很难说他们是‘偷’。譬如不久前，本地的一个生产队，二十多人，杀了一条狗，吃了一顿狗肉，然后队长把嘴一抹，给公社领导打了个电话告别，便坐上船大摇大摆地过去了。”

“你们不拦截？”我很认真地问。

“怎么拦截？”他满不在乎地把双手一摊，“他们都是本地渔民，本来就有自由来往的传统，只是这几年穷折腾，做茧自缚，把人逼到绝路上去了，还不让人家出去混碗饭吃？”

他的话令我震惊，他的观点又不无道理，我陷入迷惘地沉思中。他好像怕我想到别处去，少顷又斩钉截铁地说：“当然，对于真正的阶级敌人，我们是绝不手软的。”接着便向我讲述了昨夜打信号弹的事，他说这事和偷渡没有关系，那是敌特安置的定时信号弹，到时一发腾空，立即引起四处的信号弹陆续升起，造成一种四面楚歌的紧张气氛，以扰乱民心；有时敌特就乘此混乱之机潜入大陆，从事破坏活动。昨夜连队紧急出动，就是去应付这类突发事件，结果一起蓄谋已久的爆炸案被扑灭在即将爆炸之前。

这就是海防前哨的湾仔：平静的海湾里潜伏着不

测的风浪，清新的空气中不时飘来火药味。中午当我乘船驶向小横琴岛时，这种感受越发强烈了。

我乘坐的是一艘约三米长的单桅机帆船。一个渔家阿婆掌帆，她的儿子管发动机。船舱里坐着四个回岛的渔民，我则站在船头浏览河对岸的澳门风光。河道里挤满了船，我们的船必须拐弯抹角地航行，有时都拐到紧贴澳门的河岸了。正走着，突然发动机熄火，船出了故障，停下来了，而且正停在一艘国民党炮艇旁边。

这真是冤家路窄，一对息戈多年的老对手又狭路相逢了。这里正好是濠江口与澳门南湾的交汇处，从1949年以来这一带就成为一切反共反华势力的庇护所。1953年我从东澳岛乘军船返航时发现一条海匪船，我们立即开枪追击，匪船望风而逃，一直逃进南湾澳葡管辖区，我们就不能再追了。看来这艘国民党炮艇也是利用这个庇护所从事不可告人的勾当，不料竟与我所乘的船不期而遇，双方的紧张程度是可想而知的。

当时炮艇前甲板上站着一个头戴船形帽的哨兵。他见我船突然停在炮艇旁，而且船上还有我这个解放军，他立即把冲锋枪横在胸前，虎视眈眈地盯着我，我也目不转睛地盯着他。双方就这样相持了十几分钟。当时我没有带武器，我觉得我挺直的身躯、逼视对方

的目光就是克敌制胜的武器。更何况眼前这个神色紧张、身形猥琐的哨兵连同他所依托的炮艇早已是我军的手下败将，是我强劲秋风扫落到苍海上的一片小小的败叶，我必须用蔑视的威严目光把他压倒。

果然，在我的逼视下他的目光渐渐畏缩，并转向一旁，接着便溜进舱里去了。我知道，在舱里透过舷窗仍有十多双敌视的目光在盯着我，但我觉得在我身后却有八亿双眼睛在盯着他们。我和我的人民当然是这场对视战中的胜利者。

发动机响了，船终于排除故障，继续前进了。我看了一下手表，在这里整整耽搁了半小时，不然船快到小横琴了。我为延误这半小时而懊悔，此刻我一点胜利者的感觉都没有了。联想起昨夜所见、今晨所闻以及方才这场对视战，心头罩上一层沉重的阴影。我倏然觉得这半小时仿如一段漫长的历史，在这里搁浅的岂只是这艘小机帆船，我们的共和国不就是在无谓的紧张和人为的对峙中搁浅了十几年、耽误了十几年吗？如果建国以来我们能始终如一地坚持经济建设，我们国家不致于象现在这么困难吧？湾仔人民也不致于被贫困逼得流离失所吧？什么昨夜所闻、今晨所见，什么方才的对视战以及十几年的坎坎坷坷，我觉得都是不应该发生的。哦，还有我这一连串的浮想联翩，也是不应该发生的。

船临近小横琴的湾口，浪更大了，风更劲了。我依然伫立船头，身上溅满了海水。我真希望这劲风猛浪能把那些不该发生的事情和想法，统统埋葬到使它永不泛起的海底。

我到了小横琴岛没几天，就来了一场台风。因为这里有个避风湾，所以一个下午就有几百条船来此避风。驻岛部队像迎亲一样，帮助渔民把几百条船一条一条地拖到沙滩上固定住，傍晚又把渔民接到山上的操场看电影。小岛一下涌来上千人，显得很有生气，军民互致问候，有说有笑，并且拉起歌来。歌声此起彼伏，饶有情趣的是，部队唱一首什么歌，渔民也唱什么歌，《我们走在大路上》呵，《社会主义好》呵，《军民一家人》呵，等等。我惊奇地问教导员，他告诉我渔民唱的歌都是部队教的。我更加惊奇的是，这些歌竟能把来自五湖四海的渔民（包括港澳的流动渔民）如此紧密地凝聚在一起。这种情景与我在湾仔度过的那个凄清紧张之夜恰成鲜明对比。于是我沉重的心情开始融解了。

由于今夜的电影是我早就看过的老片子，所以一开映我就到湾口的渔工组去，和一个正在值勤的民兵攀谈起来。谈话间，不时从山上传来电影的音响和阵阵欢笑声，我也情不自禁地赞叹道：

“这个小岛还满热闹呵！”

“热闹什么！”那位民兵不屑地哼了一声，“是海上的风把这些渔民刮来的，可大陆上的风却把这里的渔民刮到港澳去了。”

一句话又把我刚刚融化的心情冻结了。这句话颇耐人寻味，它不仅道出了小横琴也存在外逃现象，而且指出他们是被来自大陆的风刮走的。这是一股什么风呢？当时谁也说不清楚，直到它刮了一次又一次，直刮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人们才看清楚，并给它取了一个恰如其份的名字：极左风。想一想处处所见、天天所闻，在我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在我八亿同胞的心上，哪里没有留下这股风扫荡过的灾痕呢？

我本当把那些不该发生的事情和想法统统埋葬在海底，但是这股风所造成的灾难是历历在目，耿耿于怀，怎不让人浮想联翩，追今抚昔呀！

今天，漫步在凯旋门广场的情侣们！你们怎么能想象，在这花香扑鼻、涛声悦耳的被列为全国首富的湾仔镇，还曾有过民不聊生、冒险出逃的历史？长眠在加林山上的先人们！你们可曾料到，那曾经使你们消灾免难的风平浪静的小海湾，也曾掀起过覆舟灭顶的狂风巨浪？

（二）

那场风浪不仅把一些生活无着的湾仔人刮到了